

# 序

李豐楙／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授

當前嗣漢天師府面臨的局面，在正一道教史上從未如此嚴峻，在滿清時期雖也曾出現停止天師上京之事，唯朝代更迭自有定勢，而天師府總是道脈永傳，並未因改朝換代即受影響，此即宗教生命的永續性。問題在現代形勢下的宗教競賽，道教所面對的競爭愈加激烈，海峽兩岸俱然，尤其臺灣在解嚴後宗教漸趨開放，由於自由競爭導致百教齊發，接任天師之位所承擔的，其肩膀上的壓力也特別沈重。嗣漢天師府到底如何維護這塊老招牌，甚且還要擦亮使之煥發光彩？故責任之重、挑戰之高，其實遠逾於之前的任何一代，此乃當前嗣漢天師府亟需省思的大問題。

從六十三代張恩溥天師抵臺後，這個重責大任既已開始，在戒嚴時期的政治形勢下，當時能維持這塊老招牌已非易事，實乃必須承認的歷史事實。六十四代張源先天師歷經波折後就任，這一代所承擔的，就是面對戒嚴到解嚴的轉變階段，同樣也需維繫此一民族宗教的格局與氣勢。前後兩代均屬跨越的世代，在大變動中力圖傳續嗣漢天師府的千年香火，始能無愧於祖天師及歷代天師的託付。天師府如何賡續道脈？這個大哉問理當由接任者回答，此乃緣於當前社會愈趨嚴峻，面對形勢丕變，既有海峽兩岸的政治課題，在臺灣也出現激烈的宗教競爭，誰來接任均需扛起不能輸的重大壓力。

作為臺灣的道教學者，置身於這種鉅變之局中，所承擔的非僅

一般學術研究，而是大時代的一個見證者。在宗教學界國內外同行各有關懷，面對道教歷史、文化等議題，只要研究精當責任既了。唯在地學者亟需面對存在的現實，相關課題想規避都不容易。在臺灣的學術環境中，選擇宗教研究作為學術志業者，本來就是少數，尤其是道教。一般來說宗教研究者通常也是信仰者，大多緣於信仰而後進入研究領域，當然也可以非信仰者，此乃臺灣擁有的學術自由。面對諸多課題的選擇，從歷史道教到當代道教俱有，而面對類似天師襲職的重大事件，學界存在著兩種立場：介入或不介入，不管如何，均需維持學術的客觀性；但並非完全是份外事，乃因置身當代難免多少觸及，何況若要深悉其事，就無從完全自外於當前之變，正因此時此地處於歷史進行式。

宗教學者基於其學術訓練，既需關心歷史道教，難免也關懷當代宗教大勢，如此方能觀察道教的發展，當前及未來面臨的為何形勢嚴峻？在解嚴之後宗教自由引發的競爭，尤以數目愈來愈多的新興宗教為最，其勇猛常逾於傳統宗教，關鍵就在教育、人才訓練。嗣漢天師府憑藉歷史餘蔭，曾一統三山而掌天下道教事，方便維繫祖天師留下的千年香火。唯這種局面在近代、尤其臺灣，卻面臨空前的挑戰，原因就在諸宗教均參與競賽，並擅於掌握解嚴後的大好形勢：經濟起飛、政治民主化、社會開放，其行動即應和著時代脈動，從舉辦活動到創設大學俱有，即深信人才卓越方能與時俱進，從而永續經營而展現競爭力。道教面對此一局面孰能承擔：道教會、嗣漢天師府、道壇、教團，或數目龐大且分散的道(教)廟，即可檢驗道教如何展現其實力而不負民族宗教之名！

在這一波前所未有的天師競賽中，關鍵就在「孰來承擔」？而非僅關懷「孰為天師」！此事讓我想起在臺南興濟宮參與奏職大典時，曾與張源先天師有一段對話，由於早就認識唯當時驟見之下，卻發現他身體違和且感慨頗深，在私底下並不諱言自己身後會出現的問題，針對繼任事有感而發但說兩件事：其一這是張家的事、其二有能者自能當之；到底誰有能耐將道教帶向未來？這個難題表面難解實則易解！道教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，政治局勢、社會形勢都是變化多端，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，政治是一時而宗教則是永遠的，道教既為民族宗教只有超越現實才能永續。當前面對的則是重重競比，此一局勢將考驗誰是有能耐者？也就是有宗教家氣度與過人智慧即可當之。從這種信念觀察當前的競爭大勢，大家都在期待弘道有成者，也就能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，這就需要一段時間的等待與觀察，而毋需急於爭辯解釋。由此即可觀察嗣漢張天師府行的《道脈永存》，類此參與競賽的方式，實為道教界、道教學界所樂見。既有幸先睹並書此為序，對於體會張源先天師的話中玄機，應該可以提供一個例證！